

五種英文檢定考試的實驗報告

單維彰·101 年 6 月 18 日

由於過去十幾年聚集的因緣，本欄作者自從去年一月起接掌了中央大學「語言中心」的行政工作。他面臨的問題之一，是中大的（大學部非英文主修學生）英文能力畢業門檻，雖然已經宣告實施了六年，成效卻始終不彰：以「英檢」通過門檻的學生比例相當低，大部分是由所謂的「後門」畢業的。他先用了基本的統計方法，提出一批治標的修訂方案（獲得部門內外的支持）。但是根本的問題還有待探究；而所謂探究，當然應該從研究對象的實然認識入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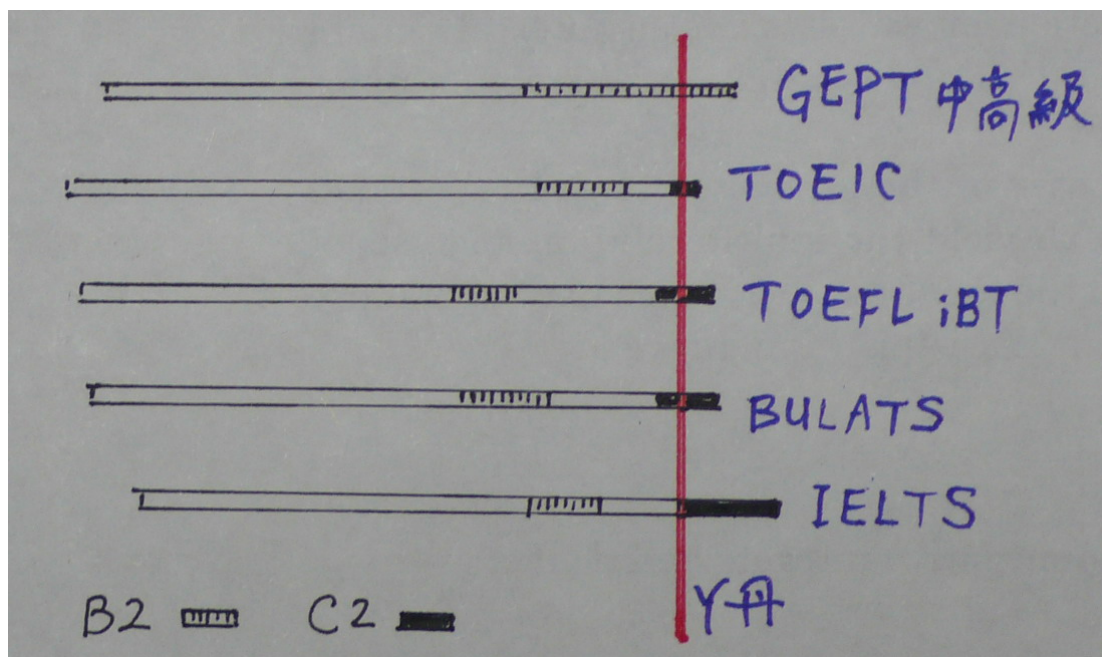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個問題上，該認識的對象包括中大的英文門檻所接納的五種英文檢定考試：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(GEPT)，多益 (TOEIC)，托福 (TOEFL iBT)，博思 (BULATS)，雅思 (IELTS)，其中 TOEIC 和 BULATS 僅含聽與讀的基本測驗，而 TOEFL 和 IELTS 則是包和聽說讀寫的全套測驗。為此，筆者遵循了一個非常古老而基礎的科學典範：相傳古代有一位先生，爲了明白各種植物的食性與藥性，親自試吃了每一種；於是他也決定親自試考每一種英檢（感謝中央大學資助了報名費）。

此一實驗相當於筆者將自己當作工具，去測量五種英檢。因此，我們該簡要描述一下工具。他生長於台灣，就像當年絕大多數「正常」的學生一樣，從七年級開始學習英文字母，在 23 歲赴美國留學之前不曾出國，也不曾置身於任何英語環境。在在大一英文課之後，他未曾接受任何正式英文教育，但是大學四年之間的所有專業課程（數學），用的都是美式英文課本。據他的記憶所及，當年他在高中聯考的英文成績是 92 分，大學聯考 60 幾分，托福考試 570 多分。留學期間，他在美國賓州住了六年，其中四年在學校擔任上台講課的助教。自從返回中央大學任教起，他就一直住在中壢，出國的旅行的日子，平均每年不超過 20 天。在這廿年當中，他就像一般學者那樣，在其工作環境內使用英文。

至於實驗方法，主要就是他親自報名參與考試，並且謹守兩項規則：絕不做任何形式的考前準備，絕不在考試時猜答案。他甚至刻意避開報章雜誌上，談學測、指考、GEPT、TOEIC 等英文考試的報導；他在應考前，連考試的格式與題型都不知道。而且，因爲五次考試都在一年內完成，只佔他生命中的 2%，讓我們假設測量工具本身是穩定的。

這一批實驗有多重目的，其中最基本的是獲得了這些英檢成績之間的一份參照數據。以前，我們只能接受各英檢自行提供的參照標準；通常是經由個別英檢與「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」(CEFR: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) 的參照，再轉換成兩種英檢之間的對照。由入門到精通，CEFR 將語言能力規劃爲 A1、A2、B1、B2、C1、C2 六個等級。在網路上稍微搜尋一下，將發現各家英檢對應 CEFR 等級的分數設定相當「多元」，因爲年份和研究單位而有各種版本，況且那些文獻都不包含台灣的 GEPT。

圖一是作者綜合幾種成績對照報告製成的圖表。詳細的比對，應該要分聽、說、讀、寫四種能力才對。可是在下圖中，我們僅根據總分作一個概括的認識。首先，將五種考試依其滿分畫成等長的線段：GEPT 中高級初試 240 分，TOEIC 990 分，TOEFL iBT 120 分，BULATS 100 分，IELTS 9 分。然後，按照各考試自述的等級對照，或者其他單位的研究結果，或者英國邊境管理局審查學生簽證的官方標準，畫出各種考試可認定為 B2、C1、C2 的成績範圍：B2 是陰影部分，C2 是黑色部分，它們之間是 C1。最後，以筆者親身試考的成績對齊這五種英檢考試。



圖一

解讀圖一，看來多益是最容易拿高分的考試；但很奇怪的是，要憑多益成績取得 B2 等級，似乎比托福和另兩種英國劍橋的考試還要難一點。如果我們只比較多益和全民英檢（本篇僅指中高級初試）：這是台灣考生最常選擇的兩種英檢，則以它們的成績獲得 B2 等級的難度差不多，但是全民英檢的考題並不容易。更令人費解的是，全民英檢中高級只對應 B2 等級，就算考得再高也不承認 C1 或 C2 等級。

在英檢考試被外國商品盤據的市場上，開發一個像 GEPT 這樣的「國貨」倒也無可厚非。但是，英語本來就是別人的語文，台灣可以名正言順地舉辦華語考試，至於舉辦英文考試，甚至動員大量公部門的資源，搞到幾乎每一所國中、高中都有推動全民英檢的業務，甚至現在有些大學也全面地在校園內舉辦考試，則實在有點不容易理解。

在這批試考之後，我感到雅思最困難最堅硬，但是全民英檢卻排名第二。考試屬於教育的一環，所以全民英檢是廣義的教育工作。既然是教育，似乎不必以賺錢為導向。全民英檢大可不必分那麼多級，讓國民一級一級地考上去（一遍一遍地繳費），而設計一、兩份可以用成績來分級的考試。

全民英檢的問題不只在於分級的設計。其他四種考試的題目，都清楚地反應

該項考試的目標，也都察覺得到相當準確的考題統計效果。特別是採用電腦適性測驗的托福和博思，作答時可以清楚地察覺考題難度的穩定提昇。全民英檢的考題統計做得不夠精準，深淺不一的考題交錯，有些聽力測驗的答案選項有太多字，模糊了到底是考聽力還是考閱讀的測驗目標。而最讓我難過的，是它既然名為「台灣的」全民英檢，卻不曾關照台灣國民的英語文需求。在我遇到的那張考卷裡，只有一道聽兩人對話提及颱風的問題與台灣有關，其他都是去情境的，或者是美國社會情境的題目。這張考卷似乎是專門為打算去美國的人準備的。

我最欣賞托福考題，在考後盡力回想題目並記錄下來。雖然我不應公開那些記錄，卻已經詳細地和語言中心同仁分享，希望我們能夠學習托福的命題方法，並應用到我們的課程裡面。

現在，很多大學都順著教育部（或大學評鑑單位）的期望而訂定了英文畢業門檻。筆者希望各級學校都有人能夠親身試考，讓我們蒐集足夠多的資料，並且是適合本地環境的資料，才能讓大家根據證據來設計政策，讓畢業門檻成為合情合理而且具有教育功能的工具。